

河南作家丛书
HENANZUOJIACONGSHU

I 247.7 / 234



小和尚拆庙

南予见 著

小和尚拆庙

南予见 著



27-543

河南作家丛书

小和尚拆庙

南予见 著

责任编辑 曲哲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625印张 26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ISBN 7—5402—0018—1/I·47

统一书号：10385·171 定价：2.95元

作者简介

南予见，共产党员，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日生于河南唐河源潭镇一贫寒之家，幼年丧父，历尽人生坎坷，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后在黄泛区农场参加工作，先后当过徒工、农工、驾驶员、教师、宣传干部。一九八五年毕业于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九七七年开始发表小说，一九八〇年当选为作协河南分会理事，已发表中短篇小说八十余万字，此书是从中选出的第一本集子。



作者近影

序

施 国

也许是由于我几次到农垦系统去参观、采访、开会和讲学，因而同农垦系统的业余文学作者结下了善缘。近几年来，颇有几位农垦系统的业余文学作者与我通信，切磋文学。但他们都是什么模样的，我却一概没有印象了。

说实话，我是乐意结交几位农垦系统的文学朋友的。这原因，恐怕与我曾有过四年农场劳动的生活有关。我太熟悉那些在烈日下晒出一脸油汗，手上磨出好厚老茧的农工了，我熟悉他们的勤劳、刻苦和惊人的毅力，哦，可敬可佩的中国的农工啊！

南予见就是与我通信的一位农垦系统业余文学作者。我不认识他，也没同他谈过一次话。还是从附在他作品后的小传里，知道是河南唐河县人，生于1952年，于1969年参加工作，1977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他目前在黄泛区农场宣传部工作，已经发表了三、四十篇中短篇小说。由于文学上的业绩，当选为作协河南分会的理事。

如果说，“文如其人”一语不谬，则我虽同南予见素昧平生，却也能从他的文章里，知其人而识其心。是的，他把他的待要结集的小说寄给我，要我写篇序言，我看过了，也答允了。

在我看过这十多个中、短篇小说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作品的题材，几乎都是作者所熟悉的农场生活。众多的人物、众多的戏剧性事件，都集中在国营农场——特别是一个名为“青泥河农场”里。看起来，“写自己所熟悉的”这句话，

成为作者南予见的一条基本创作原则。

这样做，当然就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我特别要强调那些细节描写，绝对是来自亲见亲历的第一手资料的。比如说，作者是如此熟悉拖拉机，几乎把机器的“灵性”写了出来；作者又那样熟悉黄土地，几乎表现出了土地的“性格”。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自然的肆虐、人的悲欢、人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显得自然、合理，因为它们来自真实的生活。

我一边阅读这些小说，一边拿来同二十年前我的农场生活体验对比，在很多方面，二者是十分相象的。其所以相象，是因为凝固得很久久的陈腐传统并没有多少改变。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二者又有很大区别。其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今天的农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无比的改革。正是这场改革，打破了多少年来已成模式的生活秩序，搅乱了钟摆式有条不紊的生活节奏。家庭农场出现了，投机倒把的人也冒了出来，不可一世的“地头蛇”终于被撤了职，可在同时，备受凌辱的女农工依然痛苦地死去……。生活在动荡，在变形，在挫折，也在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南予见“青泥河农场”系列小说的内容。

所以，南予见的这组小说，可以称作是当代中国农场生活的一幅掠影，而且是在艰辛的改革过程中的掠影。它们有着生活认识价值，并蕴含着生活的哲理和启示。

从艺术上说，南予见的这组小说有着朴质的风格。思想感情是朴质的，语言文字也是朴质的。朴质得有如黄泛区的泥土，散发出醇厚的泥土气息。它很容易沁入人的心脾，吸引人们走进故事，去同那里的各色人物结识。

南予见是位青年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写出这些作品颇不容易。但我还想对他提出艺术上的苛求，希望他更加深化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更加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更有力地去展现那片黄土地的翻耕、播种、发育、收获的过程。为此，南予见还应当

设法掌握更多的艺术手段，在既有的朴质风格中，去锤炼精湛的而又是多彩的语言。

鲁迅先生在《怎么写》这篇短文中说：“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我一开始就指出了南予见小说的真实感，这是他的优势。如果他能将这优势保持下去，艺术便有了生命。因此，我最后要向南予见进言的是：永远去追达生活、思想、创作的真诚。

目 录

序	鲍昌 (1)
---------	----------

短篇小说

甜甜的苦果	(1)
隔膜	(12)
冬青常绿	(21)
幽婉的乐章	(40)
小和尚拆庙	(55)
精神病	(69)
黑姑娘	(79)
车奔太阳山	(94)

洪峰中的奇遇	(130)
强龙压倒地头蛇	(145)

中篇小说

车队越过鹰崖	(168)
流出沼泽地的河	(212)
一个王国崩溃的前奏曲	(248)

报告文学

这方水土这方人	(315)
---------------	---------

甜甜的苦果

我悄悄地尾追着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完全符合我所要求的形象：两条乌黑勾实的长辫合一搭在背后，身材窈窕但不失健壮和丰满；面色白晰却泛着风蚀日晒所留下的红润，特别是那两片紧紧闭在一起的薄唇，和一双内涵很深的亮闪闪的大眼睛，给人以沉静、质朴、文雅、严谨的感觉。如愿以偿，我的心别提有多高兴了。

她仿佛也觉察到了我的行动，步子迈得更加轻快、敏捷了。前边是海市的闹市区，人群熙来攘往，一片喧嚣，我担心追逐的“目标”会在密集的人流中消失掉，于是，跑步追了上去，喘息着招呼道：“同志——”

她停住了，羞涩地瞥了我一眼，又忙把脸转向一边：“您有什么事？”

我微微一笑：“想同您谈谈——”

她看了看手表，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还得上课呢！”

我忙掏出记事本，问：“您叫什么名字？”

“您问这干吗？”她不好意思地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群。

我正欲解释时，一辆“130”卡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开车的女司机探出身子，热情地：“喂，搭车吧——”

驾驶室里，一位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用尖嫩的嗓音呼唤道：“苦果阿姨，快来坐笛笛车。”

“啊？！”我不由愣住了。

她冲我淡淡地一笑，扭开门钻进驾驶室，“130”响了响笛，飞驰而去。

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一边紧追，一边呼唤：“喂，请停一停——”

“130”没停下来，眨眼工夫就驶远了。

我木然地站在那里，喃喃地自言自语着：“苦果，苦果，能就是她吗？”……

那是在1977年的6月——

我从河南老家千里迢迢赴京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这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步子朝德外浴池走去（找不到旅社，只得在浴池过夜）。我登上浴池的高台阶，登记室小窗前的几条长凳上，东倒西歪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考生。我打算找个凳角儿坐坐，但审视了一圈儿，也没发现有一处能挤下我这并不太肥胖的身軀。正当我转身要走时，旁边的一位青年忙站起身来，热情地指了指他腾出的座位，说：“来，同志，你坐下歇歇！”

我有点惊奇地望着他那圆圆的脸盘，精亮的眼睛，问：“那你——”他很真挚地说：“我坐好大一会儿了，你跑了一天，累得够呛吧？来，别客气了！”他说着亲热地推着我坐下来，并给我端来了一杯泡得浓浓的茶叶水。我咕咕噜噜地喝下去大半，顿觉耳清目爽，周身轻快，俺两个便开始热情地攀谈起来。他也是河南人，比我年长两岁，叫牛云成，是来这儿采购东西的。他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我，说：“刚才我从别人闲聊中得知你也来考导演系了。其实我早就熟悉你的名字了，我读过你发表的几篇小说，很受感动，特别是那篇《苦兄妹》，写得更感人，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喜欢写诗、谱曲，现在正进行业余歌曲创作。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变成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了。一次，我破例买了一瓶二锅头，和几盘香肠、牛肉、皮蛋之类，开始，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受用，非坚持退掉不可，最后我发了脾气，他才微笑着同我碰起杯来，我发现他酒量是很大的。酒后，他红着脸把二元五角钱（这一顿饭钱的二分之一）硬塞给我，转身跑走了。我追至中山公园，才撵上他。他喘息着停了下来，带着七分醉意的眼睛里第一次射出不友好的光芒：“想装蒜吗？欺负俺山窝里人穷吗！？”我愕然了，想不到竟是这样的结局，瞧他那一表神情，如果我硬把钱塞给他，他会一点也不考虑我这个未来导演的身份和地位而当胸给我一拳的，我只好把已擦出汗的二元五角钱塞进了裤袋。

我们在僻静处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头顶是枝繁叶茂的葡萄架。往日，他总喜欢同我谈论各式各样的问题，今天却像木头人似的一言不发，我几次有意把话头扯开，可总引不起他的兴趣。

稀溜溜的风轻抚着嫩绿的葡萄叶，沙沙作语。突然，他打破了沉默，用充满苦衷的眼睛望着我：“南大哥，（豫北山区的风俗习惯——南京到北京，大哥是官称），我给你唱个歌好吗？”

我欣然点了点头。

他清了清嗓子，音腔悲凉地唱了起来：

春风呵，年年吹绿高山，
鲜花呀，岁岁开满人间。
穷困饥饿的山里人呵，
啥时才能把苦日子熬完？

苦果呵，你本是一棵娇嫩的山丹，
应该幸福地开放呵，
却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

你为什么投生在鬼不下蛋的山区？
而不在名贵的花园里钻出芽尖？
日复一日，你扎根在苦藤丛中，
年复一年，汨汨泪水流不断，
哪年、哪月，何日、何时呀，
苦果才能发散出诱人的香甜？！

他唱着、唱着，双手捂面，呜呜地哭了起来，他那凄楚的歌声早已唤起了我胸中的悲伤，我陪着他掉下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儿。他看到我的泪珠后，眼泪汪汪地抓住我的手说：“南大哥，你是个心底善良的人，我认识你很幸运——”，

我怜悯地望着他说：“苦果是谁？同你什么关系？人不伤心不落泪，你一定有一腔苦水吧？”

他痛苦地点点头，掏出一支挤扁了的香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压低嗓门讲了起来：“我父母亲都是教师，1957年打成右派后，被遣送原籍宋家庄。那一年我才三岁，妹妹刚来到人间。爸爸心酸地说：‘既然她生在这个倒霉的年月，就叫她苦果吧！’苦果不仅长相俊美，而且天资聪敏，七、八岁时就能帮助妈妈缝缝连连、洗洗涮涮了。妈妈教她读书认字，她念两遍就记住了，她虽然只上了三年学，字迹并不比我这个高小生差。她有天赋的音乐才能，不仅嗓音好，即使是难度较大的歌儿，她只要跟着唱几遍，就能准确地唱出来，爸爸妈妈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不只一次地惋惜她生不逢辰。

“1967年，苦果刚满十岁时，爸爸和妈妈就在残酷的批斗中，先后离开了我们。妈妈临咽气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不管受多大的罪，也要照顾好妹妹……’从那以后，俺兄妹俩相依为命，在极度贫困和歧视的境遇中，挣扎着活了下来。

“1974年俺们宋家庄也搞起了批林批孔，地也没人种，一个劳

动日值不了一毛钱，到了秋天，一人只分几十斤玉米，苦日子更没法过了。苦果这年十七岁，已长成大姑娘了，但身上穿的还是妈妈在世时给她做的一件小袄，上面还补了几处补丁。夏天把棉套取出来当单衣，冬天再把破套子塞进去。我暗暗下定决心，就是把骨头刻成扣子卖，也要给苦果扯一身衣服。离俺村二十多里地的山窝里有一座社办吕沟煤窑，因为这个矿的设备简陋，不断发生事故，人们称这个煤窑是‘钻老虎口’，稍有一点门路的人谁肯钻老虎口呢？为了给妹妹做件衣服，我打定主意去‘老虎口’碰碰运气。背着苦果，我一连去打了十几个晚上的短工。后来让苦果知道了，她连夜追到矿上，哭着跪在我面前说：‘哥哥，我就是——一身补丁，也不能让你钻‘老虎口’呀，要是万——我可咋活呀！’她那尖嫩的哭声，甚至把我的心都给揉搓碎了。

“苦果懂事，疼我。喝汤，她把稠的留给我，她撇稀的，吃馍，她先把野菜团子抢到手，让我吃窝窝头。随着年龄的增长，苦果越来越俊气了，村里那些光靠耍嘴皮子为生的乌龟王八蛋们，也开始在苦果的背后挤眉弄眼，嘀嘀咕咕地盘算着。我将一把磨得锋利的砍刀随时带在身边，打定主意，不管是谁欺负苦果，我就会不顾一切地跟他拚个死活。怕处有鬼，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76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收工回来，俺村的支部书记牛广——一位靠造反起家的回乡青年，已经在我家门口静候了，他直来不讳地讲明来意：结束我体力劳动的生活，调我到社办机械厂当采购员（这倒是一个许多人都垂涎欲滴的肥缺），条件是苦果嫁给他的堂兄，一位新近丧妻、撇下两个孩子、比苦果年长一倍的教师。我没等牛广讲完，就抡起锄杠，把他撵走了。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为村里搞副业——去吕沟矿钻‘老虎口’的通知。这明明是仗势欺人嘛，我气得七窍生烟，抄起砍刀，要去同牛广拚命，但却被泪流满面的苦果死死拉住了。这一夜，我没眨一下眼睛，隔壁的苦果也抽抽噎噎地哭了一夜……吕沟矿

的纪律很严，我在极端的焦灼和烦乱中熬过了漫长的一个月，终于盼到了难得的两天假日。当我连夜一阵风地跑到家中时，不禁呆住了：苦果没在家！我慌忙点亮油灯，只见地面清扫得干干净净，几件简陋的家俱也像往日那样摆得井井有条，我的床头放着一件迭得有角有棱的兰涤卡制服，和一双苦果做的千层底棉靴，靴筒里塞着一封使人心裂肝碎的信——”

牛云成说着说着泣不成声了，他拿出一张语录皮，从里边掏出一张背面用牛皮纸裱过的信纸递给我，上面是一行行虽有一些错别字、但却很娟秀工整的字迹：

哥哥：

写称呼您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又哭了，哭得很痛！爸爸妈妈死后，你为了我吃尽了苦头，今生今世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都不会忘记哥哥的这一切。看到哥哥为了保护我，每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的样子，叫我心碎，还使我不安。咱村的赖人恁多，我躲过了初一，怎能躲过十五？我知道哥哥的脾气，我想象到哥哥为我拼命流血的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我如何能在世界上呆上一天？如何去见九泉之下的爸爸妈妈？

最使我揪心的是，哥哥每日担着天大的风险钻“老虎口”，妹妹怎能不牵肠挂肚呢？我纵然九死一生，也不忍心让哥哥再钻下去呀！就是能平安地把这苦日子延续下去，又有谁家的姑娘肯做我的嫂嫂？咱家有一顶千斤重的“帽子”呀！看到咱村那一个个寻不来老婆的光棍汉，终生享受不到一丝温暖，在贫困中度过一生的情形，作为妹妹，我能让疼我、爱我、拉扯我长大的哥哥也像他们那样生活下去吗？我想过了，只要哥哥能去机械厂当采购员，将来是有希望成家的。我已经找过牛广了，答应跟他的堂兄牛清，牛清虽比我大得多，他的大女儿只比我小四岁，在这样的家庭里过日子，我

也知道是不会舒心的，但是我横下一条心，就是受天大的罪，吃再大的苦，只要哥呀今后的日子有些盼头，我也心甘情愿，永不后悔的……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模糊了，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流淌着。我面前骤然出现了这样两个场景：一副满脸胡须、牙齿焦黄的面孔（我想象中的牛清）坦露着轻浮的笑容，他托着苦果苍白的面颊，苦果含着眼泪强做笑容；一个差不多和苦果一般高的姑娘，用讥诮的目光看着正奋力洗一大盆衣裳的苦果，并不怀好意地说：“妈，这儿的生活比山窝里强吗？”苦果胡乱点了点头，泪水滴入泛着皂泡的木盆里……

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情了，猛地抓住牛云成的胳膊，迫不及待地问：“后来怎么样？你是如何搭救苦果的？她现在的情况如何？”

牛云成痛苦地说：“她怕我惹事生非，一直没有对我说她的地址；我曾经打听了一阵，也没有结果。将近一年了，我做梦都在想她……”突然，他朝着自己的面庞猛烈地扇打起来，我连忙拉住他，惊讶地问：“你咋啦？这是干吗？”

牛云成的牙床被打出了血，他流着泪说：“我算什么人哪，用妹妹的身体换了这一个月薪二十五元的工作，我使妈妈失望了，我没照管好妹妹呀……”他哭得更痛了。

我紧紧地抱住他那抽搐的肩胛，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鼻子一酸也哭了起来。

他突然抬起头，擦拭了一下眼睛，神秘地环顾一下四周，小声对我说：“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无论如何也要把苦果找到。我有个姨，就她老两口，住在大别山的深山窝里，牛清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会找到她。俺姨也很乐意让苦果去，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房子住，现在的关键是筹备点钱，给苦果盖一间房子。这几个